讀詞偶得

俞平伯著

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讀詞偶得

俞平伯著

開明書店印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四二一〇〇號

得偶詞選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修訂初版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修訂三版
每冊定價〇・四〇

著作者　俞平伯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49 P.) K　得

緣起

我不想說什麼開場白，但把這本小書突兀地送給讀者，似乎有一點冒昧，現在先轉錄當年在中學生雜誌刊載的起首二節，一字不易，以存其眞。

「年來做了一件『低能』的事，教人作詞。自己尙不懂得怎樣做而去教人，一可笑也；有什麼方法使人能做，二可笑也；這個年頭，也不知是什麼年頭——有做詞的必要嗎，三可笑也。積此三可笑，以某種關係只得幹下去，四可笑也。於是在清華大學有『詞課示例』之作。本不堪爲人所見，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讀而善之，且促我爲本志亦撰一說詞的文章。這樁事情倒的確使我慚愧，使我爲難。

「我對於一切並不見得缺乏眞誠，只因在文字上喜歡胡說，似頗以『趣味』與『幽默』……爲人所知，這是很悲哀的。在這篇文章裏，我想力矯前失。就詞說詞，以現在的

國家圖書館
003716166

狀況論：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學做，並且不必希望許多人能了解。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只要時代改變了，什麼都可以踢開；我只是說古今異宜，有些古代的作品與其體性，不但不容易作，甚至於不容易懂（眞能懂得的意思。）而且，不懂也一點不要緊，懂也沒有什麼好處；雖然懂懂也不妨。以下我所以敢對諸君隨意說話，卽是本於這『懂懂也不妨』的觀念。若有人以爲的確『有妨，』有妨於諸君將來的大業，我唯有慚愧而已。」

時光過得快，已是三年前的話了。三年前後有什麼不同呢？自然不同。但怎樣不同，便不很好說，這就不說。——總之，是從「詞課示例」引來的葛藤，爲便於讀者打破沙鍋問到底起見，索性將該文小引亦翻貼之。可惜不是大衆語，但恕不改譯，以存其眞。

「清華大學屬課諸生以作詞之法，既諾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細，細於牛毛，文事之難，難於累卵，余也何人，敢輕於一試。爲諸生計，自抒懷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問道於盲，則策之下者耳。然既諾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彌甚焉。夫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寫拙作一二略附解釋，以供初學隅反之資，亦野

芹之貢耳。詩詞自注尙不可，況自釋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復爲之，竊目附于知其不可而爲之之義焉。十九年十月一日。」

有如「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好事，」罵得眞痛快，不免戲臺也來喝一回彩。吾知這十六個字必爲此書他日之定評矣。

本來還想多說幾句，但爲什麽要做，做了又怎樣，都已交代清爽，就此打住要緊。所謂「得罷手時且罷手，」否則萬一弄到下筆不能自休的地步，那又是簍子。

三四年來頻頻得聖陶兄的催促與鼓勵，我雖幾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頂進香，爬到一重山頭，回望來路，暗暗叫了聲慚愧。開明書店今日惠然地肯來承印，也令我十分感激。是正傳還是套話，總之瞞不過明眼看官的。如曰不然，請看下文。您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反正也管不着，總之我不再說了。

二十三年九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目錄

詩餘閒評……一
一　釋溫飛卿詞五首……一三
二　釋韋端己詞五首……二一
三　釋南唐中主詞二首……三一
四　釋南唐後主詞五首……三八
五　釋史邦卿詞四首……四九
附　凡例……五五
詞　溫飛卿六首……五六
選

皇甫子奇二首……五七
韓致堯一首……五八
韋端己三首……五八
薛昭蘊四首……五九
張泌二首……六〇
歐陽烱二首……六〇
孫孟文一首……六一
鹿虔扆一首……六一
尹鶚一首……六二
李德潤一首……六二
馮正中十六首……六二
李後主一首……六六

晏同叔五首……六七
歐陽永叔七首……六八
晏叔原七首……七〇
蘇子瞻六首……七二
秦少游十三首……七三
賀方回十五首……七七
周美成十三首……八〇
三十六年新版跋語……八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詩餘閒評

三十五年五月在天津工商學院講　吳小如筆錄

一　何以用詩餘不用詞？

詩餘不就是詞麼？爲什麼不直截了當說「詞的閒評，」而要給它換個名字，豈非不大好？所以要選這兩個字而不直接說「詞，」稍微有一點意義在裏面，現在先解釋一下。

第一，詞和曲是兩種韻文的體裁，但詞和曲又都是樂府上的名稱，就其文章方面說則爲「詞，」詞者言詞之詞也；就其韻律方面的譜調來說，則爲「曲。」但詞亦謂之曲，如五代時的和凝人稱他爲「曲子相公。」曲亦謂之詞，如北曲南曲別稱爲北詞南詞。這很容易使人誤會，把兩者混爲一談，所以不說詞而說詩餘，這是一個原因。

再者，古人說，「詞者，詩之餘也。」宋以後詞已不是樂府，早已不能唱，換句話說，它早已和音樂脫離關係，變成文學方面一種長短句的詩了。我說詩餘，就爲了表示這個性質。

但爲了行文說話之便，有時我仍說「詞」這是習慣一時改不過來。

二　最早的情形

下面我們來說詩餘的來源。一般人都好說宋詞元曲，好像詞是宋代纔有，曲是元代纔有。其實不對，我們應該說唐詞宋曲，不過最早的詞與文學無關罷了。它的起源，遠在它成爲文學作品以前，我們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純粹是音樂，第二期漸有歌唱，最後纔涉及文學，纔是我們現在所讀所作所欣賞的詞。最早是有聲無詞，類如曲譜，根本和文學不發生關係。這種譜子大約始於中唐，甚而更早，初唐時就有。第二期雖有歌唱，但也極粗淺，是用俚俗的白話作成的，大都沒有甚麼文學價值。敦煌石室裏就有這種材料。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引的望江南，有這麼一句「爲奴照見附心人」這完全民歌的樣子，並且還有別字。

這怎麼算得文學？但可見唐代並非無詞，實在和文學的關係太小耳。眞正文學的詞，是在唐代晚年及五代時產生，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了。

三　詞調之特色及其演變盛衰之跡

詞是有調子的，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調子固定。比如說浣溪沙，調子永遠不變，你要作就得按照着調子作，原來的形式絕對不許更動。調子既不能牽就文章，一定要用文章來牽就調子所以叫作「塡詞」。這一點很重要，因爲由此造成詞之所以特異之點。比如文字方面，聲音的高下，都和調子有關，看其文詞，就可以知道塡的是什麼調子，因爲文詞一定要合律的緣故。

詞調也有變化的。從唐宋以來，曾經過好幾個時期。這種變化並非「文學的，」而是「音樂的。」我們可以由音樂的好聽與否，來決定詞的盛衰。這個理由極簡單，蓋音樂之好聽與否，乃視社會上大衆的愛好爲轉移也。至於它的演變，可分四個階段：

㈠令——又叫小令，盛行在晚唐五代時候，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調。

㈡慢——所謂長調是也，北宋初年開始發達。

㈢犯調——東拼西湊而成者也，北宋晚年纔有。

以上這三種算一類，都屬於自然的演變。

㊃自度腔——是詞人自己編的譜子，這到南宋時纔有。這一種單獨算一類。可見那時詞風已衰，社會上喜歡詞的人已漸漸少起來了。

何以大家不喜歡詞了？那就是因爲新的音樂起來代替它了，所謂「曲」是也，這種情形很像皮黃的代替崑曲。（附帶說一句：曲最早始於宋代南宋並沒有統一北方的金朝，當時戲曲已很發達了。所以我說唐詞宋曲宋曲的眞確性固不下於唐詞也。）後來蒙古滅宋，北曲竟取詞的地位而代之。元朝八十年工夫，就把詞弄得沒有了。這裏我們得一結論：就是藝術的——包括音樂文學——盛衰的原因，其性質是有關於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像上面所說，這道理就很明顯。

四　詞調失傳之故

詞調的失傳，也不是無因的。最普通的原因是當時詞調流行得很普徧，幾乎家喻戶曉。既然家喻戶曉，所以用不着人來記住它，因而最易失傳。比如民國初年盛行的五更調，

誰都會唱，所以用不着記，等時代性一變，會的人少了，結果就漸漸失傳。然而這一個原因還不夠；更主要的原因，實在由於當時沒有好的記譜方法。記譜最要緊的，一爲工尺，一爲板眼。工尺示音之高低，板眼示節之快慢，當時曲譜大抵只有工尺，沒有板眼，後人誰也看不懂，所以失傳。故姜白石的詞，雖然有譜也不能唱。

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從唐到宋，詞的經過也有三百年，這裏面並非一無變化。新調一方面逐漸添多，舊調一方面卻漸漸消滅。添的有人注意，消滅則少人知，因而愈久，失傳的愈多。比如說張志和的漁父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那一首，到蘇東坡時已不能唱，故易其詞爲浣溪沙以便歌唱。由張志和而蘇東坡，這中間相去不過纔百餘年，已經有失傳的調子了。還有宋代詞調雖多，卻不見得都能唱，常唱的不過極少一部分。這個事實並不奇怪。現在常唱的崑曲也不過極少數的幾折。比如史梅溪有一首東風第一枝，張玉田說，「絕無歌者。」可見這調子流傳不廣，當然難免失傳了。

要知宋人和今人的觀點根本不同處就在此，當時人並不十分重視詞裏文章的好

壞，主要在看音樂歌唱是否受人歡迎，現在人既無可聽，便只好談文章了。

五　唱法與樂器

當時唱詞的情形，大約有兩種。（一）有舞態的，間或表演情節。（二）和歌，卽清唱。其有舞態，如杜陽雜編南部新書記菩薩蠻隊舞容齋隨筆說蘇幕遮爲馬戲的音樂。又近人劉復敦煌掇瑣有唐詞的舞譜，雖不可解，而詞有舞容則別無疑問。

至詞爲清唱，試引姜白石過垂虹詩卽可明白。他說，「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小紅那時大約只是清唱，不在跳舞，否則一葉扁舟，美人妙舞，船不要翻了麼？

詩餘的樂器伴奏，張炎詞源裏記載得最明白。「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可見夜游垂虹，白石以簫和歌，只是臨時的簡單辦法，非正式的場面也。詞爲管樂，僅用啞篳篥或簫來合，與它的文章風格幽深凝鍊有關。北曲自始卽是弦樂，故縱送奔放馳驟，與詩餘的情調大不相同矣，固不得專求之於文字，在此無暇詳述了。

六　詩餘在文學方面的情形

以下要講一講詩餘在文學方面的情形。大抵宋人會作詞的很多，不必專門家。古人生活太奢華浪漫，纔有這樣富麗堂皇的文學作品產生。北宋末年，詞風盛極。南渡之後，就差得多了，可以說是詞的第一個打擊。當然南宋仍很繁華，所以詞還可以存在。可是金朝戲曲已逐漸擡頭，詞終於先亡於北。而南方在南宋末年，也產生了南曲。詞於是成了古調，當時幾乎等於文學家的私有。在文章方面，看去好像進步，實則它的民族性早已消失。等到蒙古滅宋，它更受到第二個打擊，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詞的內容變化，也不簡單。最早完全是豔曲，專門描寫閨閣，如花間集上所載的作品。後來纔較爲普遍，可以抒寫任何事物。北宋末年，更講求寄託，事實上已含有家國興亡之感了。大體說來，其特點可分爲下面幾種：唐五代詞精美，北宋之詞大，南宋之詞深。

在作法方面，也分兩種，一種是「寫的」，一種是「作的」。所謂「寫的」詞，大抵漫不經心，隨手寫得，多於卽席賦成，給歌伎們當時唱的，唱完也就算了，只取乎音樂，無重於

文章。「作的」詞則是精心結構，決非率爾寫成。前者像蘇東坡，辛稼軒是，後者像周邦彥，吳文英是。「作的」詞精美居多；「寫的」則有極精的（往往比「作的」還精）有極劣的。說到這裏，我們更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讀詞不能只看選本。因爲選本大抵只揀精的，不選壞的，而全集則精粕雜陳，瑕瑜互見。至於專門研究，那麼選本專集，自然不可偏廢的。

七　宋以後的情形——明清詞

宋以後詞的情形，人們大都不愛講。我以爲這是不對的。現在我們大略談一下：

元代曲子盛行，詞不大行，這裏可以不談。明朝的詞，大都說不好，我卻有一點辯護的話。他們說不好的原因，在於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詞曲不分」，或說他們「以曲爲詞。」因爲「流於俗豔。」我卻要說，明代去古未遠，猶存古意。詞人還懂得詞是樂府而不是詩，所以寧可使它像曲。在作法上，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我現在的意思，詞是代詩而興的新體，在文學方面說明，詞究竟不算最好。

從清代到現在，詞已整個成爲詩之一體（這「詩」是廣義的，）並且清代是一切

古學再興時期，詞風也曾盛極一時，大體可分作三派：

的辨法，是主張「雅澹」。竹垞自己說：「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可見其作風及宗旨之一斑。

最早有浙派，代表人可推朱竹垞。這派可以說是對明代俗豔的作風起一反動。矯正稍後有常州派，在清代中葉興起，代表人可推張惠言。他主張雅澹之外，並主立意須高遠深厚；他所選的詞選，就可以作代表。這比前者更進一步了。

最後有所謂同光派，代表人應推朱祖謀。他認爲塡詞，在上述兩派的條件之外，還主張精研音律，須講求四聲五音，比起以前的作法，要更難一層了。

八 個人的看法——所謂閒評

我們試想這樣的詞誰會作，誰受的了這個罪？準此，我願意說一說個人對於詞的看法，也就是題目上所謂的閒評，大約有下面幾點：

第一，詞只可作詩看，不必再當樂府讀，可以說是解放的詩或推廣的詩。

第二，但我們不可忘記詞本來是樂府。既是樂府，就有詞牌，自不能瞎作。如題作浣溪沙，卻不照浣溪沙的格式去做，那也不大合理。

第三，對於選調的工作，可以加以研究。選調不求太拗，也不求太不拗，應用調作本位來研究，去其古怪不常見者。

第四，我主張只論平仄不拘四聲。理由有二：其一，如果講求音律，四聲講到極點，也還嫌不足，莫如不講。其二，講求過分，文字必受牽制。

第五，作詞似以淺近文言爲佳，不妨摻入適當的白話，詞畢竟是古典的也。

此外，還有兩條路。一種是作白話詞，調子和從前的相同，在修辭方面，可不受拘束，文字則以純正的白話爲主。再有一種便是新詩，那是一任作者自創體裁。據我的看法，和這些年來的經驗，這條路並不太好走。

九　餘文

說完了，還有一點感想。我感到了解古人的文學很難，作舊體文詞也很難。因爲

古人的環境和事物，都和現在不同，現在人不易了解。比如古人有兩句詩，「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詩的好壞不談，這印象我們就難體會。現在的學生投考被錄取，和從前封建時代的金榜題名，其情趣是迥不相侔的，因而也感覺不到那種愉快。再有，古人詞裏往往有薰籠，是用來燃香的，如麝香沈香等。這是古代房屋裏常用的東西，到紅樓夢裏還有。現在雖有舶來品的香水，但是情趣大不相同了。還有「燈花，」生在電氣時代裏的人物，恐怕不易領略這種況味，用手一捻就亮的電燈，是絕無燈花可言的。還有黃鶯和大雁，無論南方北方人，現在恐怕都不常看見了，然而這些東西在舊詩詞裏卻屢見不鮮。雖然這些究竟都是小節，主要的還是人事的變遷，生活的心情不同。前面我說過，古人的生活奢侈浪漫，有那種閒情逸致來弄月吟風。現在的人什九爲了穿衣喫飯，在奔忙勞碌中掙扎，就拿我個人來說，這八九年來，就沒有心情來塡詞，平均一年也只得一首，而且大半是悲哀愁苦之言，這是無可諱言的事。所以我說，了解古人作品很難，自己寫東西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環境使然，沒有辦法的。

去歲之夏吳玉如先生邀赴津沽工商學院講演，其令嗣小如同學爲筆錄，文極清明不失原意，余復稍稍修訂之。講演原係公開性質，不專爲治文藝者立說，故甚淺顯，以代本書之導論，或於一般讀者對詞的了解上有所裨益乎。玉如先生喬梓之盛意尤可感也。

三十六年三月著者識於北平。

一

溫飛卿菩薩蠻五首（全唐詩十五首花閒十四首）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嬾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解釋」小山屏山也，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證。金明滅三字狀初日生輝與畫屏相映。日華與美人連文，古代早有此描寫，見詩東方之日，楚辭神女賦，以後不勝枚舉。此句從寫景起筆，明麗之色現於毫端。

第二句寫未起之狀，古之帷屏與牀榻相連。「鬢雲」寫亂髮，呼起全篇弄妝之文。「欲度」二字似難解，卻妙。譬如改作「鬢雲欲掩」，逕直易明，而點金成鐵矣。此不但寫晴日下之美人，並寫晴日小風下之美人，其巧妙固在此難解之二字耳。難解並不是不可解。

三四兩句一篇主指，「嬾」「遲」二字點睛之筆，寫豔俱從虛處落墨，最醒豁而雅。欲

起則嬾，弄妝則遲，情事已見。「弄妝」二字，弄字妙，大有千迴百轉之意，愈婉愈溫厚矣。

過片以下全從「妝」字連綿而下，故於上片之末以「；」示之。此章就結構論，只一直線耳，由景寫到人，由未起寫到初起，梳洗，簪花照鏡，換衣服，中間並未間斷，似不經意然，而其實針線甚密。

本篇旨在寫豔，而只說「妝，」手段高絕。寫妝太多似有賓主倒置之弊，故於結句曰「雙雙金鷓鴣，」此乃暗點豔情，就表面看總還是妝耳。謂與還魂記驚夢折上半有相似之處。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翦，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解釋」以想像中最明淨的境界起筆。李義山詩：「水精簟上琥珀枕，」與此略同，不可呆看。「鴛鴦錦」依文法當明言衾褥之類，但詩詞中例可不拘。暖香乃入夢之因，故「惹」字妙。三四忽宕開，名句也。舊說「江上以下略敍夢境，」本擬依之立說。以友人言，

覺直指夢境似尚可商。子細評量，始悟昔說之殆誤。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的諸印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在讀者心眼中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不必問其脈絡神理如何如何，而脈絡神理按之則儼然自在。譬之雙美，異地相逢，一朝綰合，柔情美景並入毫端，固未易以跡象求也。即以此言，簾內之清穠如斯，江上之芊眠如彼，千載以下，無論識與不識，解與不解，都知是好言語矣。若昧於此理，取古人名作，以今人之理法習慣，尺寸以求之，其不枘鑿也幾希。

此二句固妙，若以入詩，雖平仄句法悉合五言，卻病甜弱。參透此中消息，則知詩詞素質上之區分。讀者若疑吾言，試舉二例以明之。大晏（殊）浣溪沙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詞中名句也；但晏尚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其五六即用此兩句。張宗橚曰：「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並錄於此，以諗知言之君子。」（見詞林記事三）小晏（幾道）臨江仙曰：「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亦詞中名句也，而在他以前，五代時翁宏早有宮詞（五律）一

首，其三四兩句卽此。是抄襲還是偶合？不知道。若就時間論，翁先而晏後也；若就價值言，翁創作而晏因襲也，而晏獨傳名，非顚倒也，僥倖也，以全作對比，晏蓋勝翁多矣。此固一半由於上下文的關係，一半亦詩詞本質不同之故。（翁作見五代詩話引雅言系述）

過片以下，妝成之象。「藕絲」句其衣裳也。溫歸國謠「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可證。」

過片似與上文隔斷，按之則脈絡具在。香紅二字與上文「暖香」映射，風字與「江春幡，」「玉釵風不定，香步獨裴回，」可見這是作者慣用的句法，幡勝亦是一類之物。雙鬢人勝」句其首飾也。人日翦綵爲勝，見荆楚歲時記。這是插在釵上的。溫詩集三，詠句承上，着一隔字，而兩鬢簪花如畫，香紅卽花也。末句尤妙，着一風字，神情全出，不但兩鬢之花氣往來不定，釵頭幡勝亦顫搖於和風駘蕩中。曾有某校學生執「玉釵頭上風」相詢，竟不知所對。我說「好就好在這個風字上，」而他們說「我們不懂，就不懂這個風字。」

上二句映射，然此猶形跡之末耳。循其神理，又有節序之感，如弦外餘悲增人懷想。張炎詞源列舉美成梅溪詞曰，「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

宴樂之同，」是知兩宋宗風，所從來遠矣。此點今不暇具論。點「人勝」一名自非泛泛筆，正關合「雁飛殘月天」句，蓋「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固薛道衡人日詩也。不特有韶華過隙之感，深閨遙怨亦卽於藕斷絲連中輕輕逗出。通篇如縟繡繁弦，惑人耳目，悲愁深隱，幾似無跡可求，此其所以爲唐五代詞，自南唐以降，雖風流大暢而古意漸失，溫韋標格，不復作矣。

翠翹金縷雙鸂鶒。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繡衫遮笑靨煙草黏飛蜨，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解釋」鸂鶒，鴛鴦之屬，金雀釵也。上二首皆以妝爲結束，此則以妝爲起筆，可悟文格變化之方。「水紋」以下三句，突轉入寫景，由假的水鳥，飛渡到春池春水，又說起池上春花的爛縵來。此種結構正與作者之更漏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同一奇絕。「水紋」句初聯上讀，頃乃知其誤。金翠首飾，不得云「春池碧，」一也。飛卿菩薩蠻另一首「寶函鈿雀金鸂鶒。沈香閣上吳山碧。」兩句相連而絕不相蒙，可以互證，二也。海棠梨

卽海棠也。昔人於外來之品物每加「海」字，猶今日對於舶來品，多加一「洋」字也。

上云「鸂鶒，」下云「春池，」非僅屬聯想，亦寫美人游春之景耳。於過片云「繡衫遮笑靨」乃承上「翠翹」句；「煙草黏飛蜨」乃承上「水紋」三句。「青瑣」以下點明春恨緣由，「芳菲」仍從上片「棠梨」生根，言良辰美景之虛設也。其作風猶是盛唐佳句。瑣訓連環，古人門窗多刻鏤瑣文，故曰瑣窗，曰青瑣者宮門也，此殆宮詞體耳，說見下。

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玉鉤裹翠幙，妝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解釋〕「杏花」二句亦似夢境，而吾友仍不謂然，舉「含露」爲證，其言殊諦。夫入夢固在中夜，而其夢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則曰「雁飛殘月天，」此章則曰「含露團香雪，」均取殘更清曉之景，又何說耶？故首二句只是從遠處汎寫，與前謂「江上」二句忽然宕開同，其關合本題，均在有意無意之閒。若以爲上文或下文有一「夢」字，卽謂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斷紋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薩蠻觀之，歷歷可證。除上所舉「翠翹」「寶

函」兩則外，又如「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殆較此尤奇特也。更有一首，其上片與此相似，全引如下：「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一樣的講起夢來，既可以說牡丹，爲什麼不可以說杏花？既可以說院中楊柳，爲什麼不可以說陌上楊柳呢？吾友更曰，飛卿菩薩蠻中只「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是記夢境。「燈在，」燈尙在也，「月朧明，」殘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來，忽又朦朧睡去的光景。「覺來聞曉鶯，」方是眞醒了。此二句連讀，卽誤。「玉鉤」句晨起之象。「妝淺」句宿妝之象，卽另一首所謂「臥時留薄妝」也。對鏡妝梳，關情斷夢，「輕」字無理得妙。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解釋〕「竹風」以下說入晚無憀，凭枕閒臥。隱當讀如「隱几而臥」之隱。「綠檀」承山枕言，檀枕也；「金鳳凰」承濃妝言，金鳳釵也；描寫明豔。「吳宮」明點是宮詞，昔人傅會立說，謬甚。其又一首「滿宮明月梨花白，」可互證。歐陽炯之序花閒曰：「自南朝之

宮體，扇北里之倡風，」此二語詮詞之本質至爲分明。溫氏菩薩蠻諸篇本以呈進唐宣宗者，事見樂府紀聞，其述宮怨，更屬當然。末二句不但結束本章，且爲十四首之總結束，韻味悠然無盡。畫樓殘點，天將明矣。

韋端己菩薩蠻五首（出花閒集）

韋氏此詞凡五首，實一篇之五節耳，而選家每割裂之：如張氏詞選，周氏詞辨，成氏唐五代詞選，均去其「勸君今夜須沈醉」一首，大約以其太近白話，俚質不雅也。胡適之詞選則一反其道，節取中間三首，又删去其首尾「紅樓別夜堪惆悵」「洛陽城裏春光好」二章，大約又嫌其太不白話也。此等任意去取，高下在心，在選家自屬難免，不足深論。惟此詞是一意的反復轉折，今如此翦截，無乃枉費心力乎。

將本詞各章串講，原皋文之說也。皋文復堂之說溫飛卿菩薩蠻亦用串講法，對於溫氏之詞我實在尋不出牠們的章法來，所以儘管張譚兩家說得活靈活現，「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敍，」（見詞選一）「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碻，」（譚評詞辨卷一）卻終不敢苟同。對於韋詞，私心卻以爲舊說不無見地。此非兩歧也，言各有當耳。溫韋

各做各的詞，原不妨用兩種看法去看的。

惟皋文仍有可笑處，既曰篇章，則固宜就原詞上探作者之意，斯可耳。今則不然，先割裂之而後言篇法章法，則此等篇法章法即使成立，是作者的呢，還是選家的呢？豈非混而不清？豈非削趾適屨？故任意割裂已誤，任意割裂以後再言篇章如何的神妙，乃屬誤中之誤。竊雖依附前人，對於此點，未敢苟同。

韋氏此詞隱寓其生平。詞學季刊一卷四號有夏承燾韋端己年譜，羅列行誼甚詳，以爲「人人盡說江南好」，「如今卻憶江南樂」諸首，中和三年客江南後作，「洛陽城裏春光好」一首，客洛陽作，與舊說異。皋文當時似疏於考證韋氏之生平，而夏君之說亦有可商處，如「洛陽城裏春光好」下句爲「洛陽才子他鄉老」，其非在洛陽作甚明，若曰「長安才子洛陽老」，始是客洛陽時之口吻也。夏君又曰「時端己已五十餘歲，亦稱年少，（黃藤山下聞猿，）蓋詞章泛語不可爲考據，」是則弘通之論也。惟似與前說違異，今亦不得詳辨。據夏譜，端己客江南已逾中年，其入蜀已在暮年，而詩詞中輒曰「年少，」固不必拘

泥，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蓋生活者，不過平凡之境，文章者，必須美妙之情也。以如彼美妙之文章，述如此平凡之生活，其閒不得不有相當之距離者，勢也。遇此等空白；欲以考證塡之，事屬甚難。此是一般的情形，又不獨詩詞然耳。如皋文說此詞，謂「江南即指蜀，」良亦未必，但固不妨移用。彼雖曾客洛陽，而詞中洛陽則明明非洛陽而是長安，端己固京兆杜陵人也，「秦婦吟秀才，」固一長安才子也。洛陽既可代長安，則江南緣何不可代蜀耶？——雖不能證實。故僅就詞中之字面，有時不足斷定著作之先後也。茲仍依張說立解，就文義而觀其會通，辨其當否，在乎讀者。端己詞無專集，全唐詩有五十四，而花閒得其四十八。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解釋〕張曰：「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此言離別之始也，「香燈」句境界極妙，周清眞曾擬之，說見另一文中。（雜拌二）「殘月出門時」

以普通語法言或費解，詞中習見。「美人」句從對面說出，若說我辭美人則徑直矣。下片述其初心。「早歸」二字一章主腦。「綠窗人似花，」早歸固人情也，說得極其自然。「琵琶」二句取以加重色彩，金翠羽者，其飾也；黃鶯語者，其聲也。琵琶之飾，在捍撥上，王建詩「鳳皇飛入四條絃，」牛嶠詞「捍撥雙盤金鳳」是也。（今日本藏古樂器可證）此詞殊妥貼，閒閒說出，正合開篇光景，其平淡處皆妙境也。王靜庵人閒詞話，揚後主而抑溫韋，與周介存異趣。兩家之說各有見地，只王氏所謂「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頗不足以使人心折。鷓鴣黃鶯，固足以盡溫韋哉？轉不如周氏「嚴妝淡妝」之喻，猶爲妙譬也。

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解釋〕張曰：「此章述蜀人勸留之詞……中原沸亂，故曰還鄉須斷腸。」此作清麗婉暢，眞天生好言語，爲人人所共見。就章法論，亦另有其勝場也。起首一句已扼題旨，下

邊的「江南好，」都是從他人口中說出，而游人可以終老於此，自己卻一言不發。「春水」兩句，景之芊麗也；「壚邊」二句，人之姝妙也。「壚邊」更暗用卓文君事，所謂本地風光，「皓腕」一句，其描寫殆本之西京雜記及美人賦。「綠窗人似花」「壚邊人似月，」何處無佳麗乎，遙遙相對，眞好看殺人也。如此說來，原情酌理，游人只合老於江南，千眞萬確矣。他自己卻偏說「未老莫還鄉，」然則老則仍須還鄉歟？忽然把他人所說一筆抹殺了。思鄉之切透過一層，而作者之意猶若不足，更足之曰「還鄉須斷腸。」原來這個「莫還鄉」是有條件的，其意若曰：因爲「須斷腸，」所以未老則不還鄉；若沒有此項情形，則何必待老而始還鄉乎。豈非又把上文誇說江南之美盡情塗抹乎？古人用筆，每有透過數層處，此類是也。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解釋」張曰：「上云未老莫還鄉，猶冀老而還鄉也，其後朱溫篡成，中原愈亂，遂決

勸進之志，故曰『如今卻憶江南樂，』又曰『白頭誓不歸，』則此詞之作，其在相蜀時乎。」張氏之言似病拘泥穿鑿，惟大旨不誤。起句卽承上文而來，當年之樂當年不自知，如今回憶，江南正有樂處也。上章「江南好，」好是人家說的；此章「江南樂，」樂是自己說的，故並不犯複。樂處何在？偏重於人的方面，更偏重人家對他的恩情——知遇之感。此章與下章皆從此點發揮，說出自己終老他鄉之緣由，而早歸之夙願至此眞不可酬矣。

下片說出一種決心，有咬牙切齒，勉强掙扎之苦。「屈曲」疑卽屈戌，亦作屈膝。鄴中記「石虎作金銀屈膝屏風」是也。今北京猶有「屈曲」之語。「此度」兩句，一章之主意。譚獻曰：「意不盡而語盡，」此評極精。把話說得斬釘截鐵，似無餘味，而意卻深長，愈堅決則愈纏綿，愈忍心則愈溫厚，合下文觀，此指極明晰。若當時只作此一章，結尾殆不會如此，善讀者必審之也。

勸君今夜須沈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盃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解釋」上三章由早歸而說到不早歸，更說到誓不歸，可謂一步逼緊一步，有水窮山盡之勢。此章忽然寬泛，與上文似不稱，故自來選家每刪此使上下緊接，完成章法。平心論之，此等見解亦非全無是處，但削趾適屨，終嫌顛倒，竊謂不必。況依結構言，此章亦有可存之價值乎。

「醉」字即從上章「醉入花叢宿」來。此章醉後口氣，故通脫而不凝鍊，與前後異趣。端己在蜀功名顯達，特睠懷故國，不能自己耳。此章寫得恰好，自己之無聊與他人對己之恩遇，俱曲曲傳神。「珍重」二句，以風流蘊藉之筆調，寫沈鬱潦倒之心情，寧非絕妙好詞，豈有刪卻之必要哉。人之待我既如此其厚，即欲不强顏歡笑，亦不可得矣。上章未盡之意，俱於此章盡之，久留西川之故，至此大明。總之中原離亂，欲歸則事勢有所不能；西蜀遇我厚，欲歸則情理有所不許；所以說到這裏，方纔眞正到水窮山盡地位，轉出結尾的本旨來。就章法言，又豈可刪哉。「人生能幾何」句，有將「年少」「白頭」……種種字樣一筆鉤卻氣象。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　桃花春水渌，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

〔解釋〕張曰：「此章致思唐之意。」譚於「洛陽才子」句旁批曰：「至此揭出。」按，二家之說均是。以上列四章的講釋，讀者或者覺得其詞固佳，卻有小題大做之嫌，豈師子搏兔必用全力歟。其實端己此詞，表面上看是故鄉之思，骨子裏說是故國之思。思故鄉之題小，宜乎小做；懷故國之題大，宜乎大做。此點明，則上述懷疑可以冰釋矣。更進一步說，不僅有故國之思也，且兼有興亡治亂之感焉。故此詞五章，重疊迴環，大有「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之概。

上邊四章，一二爲一轉折，三四爲一轉折，全爲此章而發。此章全用中鋒，無一旁敲側擊之筆。夫洛陽城裏之春光何嘗不好，只是才子老於他鄉耳。「柳暗」句承首句而來；魏王堤即魏王池，唐貞觀中以賜魏王泰，爲東都游賞之地，猶昔日西京之曲江樂遊原，今日北京之海子也。（白居易集卷五五，「魏王堤下水，聲似使君灘。」又卷六六，「踏破魏王

堤。」）此句想像之景，下接曰「此時心轉迷，」「迷」字下得固妙，「轉」字襯託亦非常得力。綜觀全作，首章之早歸，二章之待老而歸，既爲事實所不許，三四兩章之泥醉尋歡，立誓老死異鄉矣，而一念之來，轉生迷罔，無奈之情一至於此。情致固厚，筆力又實在能夠宛轉洞達，稱爲名作，洵非偶然。

下片是眼前光景，「春水」直呼應二章之「春水碧於天，」用鴛鴦點綴，在無意閒。江南好，洛陽未始不好，洛陽好而江南也未始不好，迷之謂也，不但心迷，眼亦迷矣。結尾二句，無限低回，譚評「怨而不怒，」已得詩人之旨。此等境界，妙在丰神，妙在口角，一涉言詮便不甚好。譚評周邦彥蘭陵王：「斜陽七字微吟千百徧，當入三昧出三昧。」其言固神祕，非無見而發，吾於此亦云然。說了半天，還是要想的；賭了半天咒，還是不中用；無家可歸，還是要回家，癡頑得妙。夫癡頑者，溫柔敦厚之別名也，此古今詩人之所同具也。

又按，用魏王堤更有一種暗示。王粲七哀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說者以爲出於三百篇之「念彼周京；」（詩下泉）而杜牧之「樂遊原上望昭陵，」說者又以爲

出於粲。端己長安才子，涉想洛陽，偏提起貞觀往事來，殆亦此意耳。尺寸以求固可不必，惟古人詩詞往往包孕弘深，又託之故實，觸類引申，讀者宜自得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三

南唐中主浣溪沙二首（據明萬曆呂遠本）

中主之詞，流傳甚少，或以宋人詞廁雜其閒，今據陳振孫書錄解題，定此二詞爲中主作。調名浣溪沙而與通行之浣溪沙不同。詞譜七「唐教坊曲名，一名南唐浣溪沙，梅苑名添字浣溪沙，樂府雅詞名攤破浣溪沙，高麗史樂志名感恩多令。此調卽浣溪沙之別體，不過多三字兩結句，移其韻於結句耳，此所以有『添字』『攤破』之名；然在花閒集和凝時已名山花子，故另編一體。」此據花閒，另立山花子之名，其實殊未妥，觀花閒五毛文錫詞，其一多三字二結句，其一不然，而同名浣溪沙，可證山花子殆卽浣溪沙之異名耳。詞譜四於浣溪沙下又曰，「賀鑄名減字浣溪沙，」可見宋人且有以此爲浣溪沙之正格者矣。以無三字結句者爲正，則以此爲「添字」「攤破」以有三字結句者爲正，則以彼爲「減字，」實則在文字上固係兩格，在音樂上只有一調，若以曲中襯字之法解釋之，則豁然貫通，無所

惑也。

手捲眞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接天流。

〔解釋〕「眞珠」二字花庵詞選作「珠簾。」漫叟詩話「李璟有曲云，『手卷眞珠上玉鉤，』或改爲珠簾，非所謂知音。」今按手捲眞珠可謂不詞，手捲珠簾甚合文誼，而前人乃顚倒其說，必有故焉。箋注草堂詩餘在此下引李白「眞珠高捲對簾鉤，」蓋用古人成語耳，特太白之詩下有簾鉤，意遂明晰，此並去簾字，遂令人疑惑。其實古人詞中本常有此種句法的，溫飛卿菩薩蠻「畫羅金翡翠，香燭消成淚，」只云畫羅，衾耶帳耶，不曾說也。此謂之小疵或可，謂爲不通必不可也。況言眞珠，千古之善讀者都知其爲簾，若說珠簾，寧知其爲眞珠也耶？是舉眞珠可包珠簾，舉珠簾不足以包眞珠也。後人妄改，非所謂知音；然哉然哉！

或疑古代生活卽使豪奢，未必用眞珠作簾，堆金積玉，毋乃濫乎？此泥於寫實之俗說，

失卻前人飾詞遣瀣之旨矣。其用意在喚起一高華之景，與本篇一引溫「水精簾裏頗黎枕」事例相同，說爲「沒有」，固與詞意枘鑿，說爲「必有」，亦屬刻舟求劍也。關于詞藻之用法，孰可孰否，事涉微細，此不得詳也。

此總寫幽居之子。珠簾手捲，鄭重出之，庶覩夷曠，滌茲伊鬱，然重樓深鎖，春恨依前也。鎖字半虛半實，錘鍊精當，可以體玩。下文說到春風時作，飄轉殘紅，「無主」二字，略略點出本意。結句三字，有愈想愈遠，輕輕放下之妙。掩卷瞑想，欲易此三字，其可得乎。

下片較平實，遂少佳勝。「青鳥」出山海經海內北經。西王母原係怪異，後故事轉變，即爲美人之代語，故箋註引漢武帝故事以實之。「丁香」用李義山詩「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即上文「青鳥」，亦疑用玉溪「青雀西飛竟未迴」也。「三楚」謂東，西，南楚也，花庵草堂均作三峽。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遠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寄闌干。

「解釋」人閒詞話說首兩句：「……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王氏此言極有理解（雖其抑揚或有過當。）茲既已徵引，便不必詞費。荷衣零落，秋水空明，靜安先生獨標境界之說，故深有所會也。「遠」各本作「還」，「容」作「韶。」遠之與還，區分較小，遠字較雋，還字較自然；容之與韶，則意義有別。韶光者景，人與之共憔悴，是由內而及外也。容光者人，與之共憔悴，是由外而及內也。取徑各異，今以「容光」爲正耳。「不堪看」妙用重筆（白雨齋詞話以爲沈鬱之至，即是此意，）與「思悠悠」有異曲同工之美。呂本此詞下引故事兩條：馮延己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云，「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也。」（見陸游南唐書，古今詩話則以謁金門爲成幼文作。）荆公問山谷云，「江南詞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最妙。」（見雪浪齋日記。詞苑以荆公爲誤，但觀其下引馮延己作，則「江南詞」或係二主陽春詞之通稱，日記作「李後主詞，」殆誤記

也。）

這兩句千古豔稱，究竟怎樣好法，頗有問題。王靜安就有點不很了解的神氣，但說牠不如起首兩句呢，那文章也有點近乎翻案。今逕釋本文，不加評跋，見仁見知，讀者審之。

「細雨」句極使我爲了難，覺得這是不好改成白話的，與李易安的「簾捲西風」有點彷彿。（可參看雜拌二詩的神祕）夢大概指的是午夢，然而已有增字解經之病，雖然談詞原不必同說經之拘泥。細雨與夢回只是偶爾湊泊，自成文理。

細雨固不能驚夢，即使雨聲攪夢也沒有什麼味道的，所以萬不可串講。雞塞，據胡適說，典出漢書匈奴傳，雞鹿塞，地在外蒙古，但是否即用此典亦屬難定，大約詞人取其字面，於地理史乘無甚關係。「雞塞遠」與「夢回」似可串講，而仍以不串爲佳。因爲假如串起來，就變成唐詩「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之類，甚至於比牠壞。夢中咫尺，醒後天涯，遠之謂也。若說夢中確有雞塞，如何近法，醒後忽然跑遠了，非癡人而何？所以什麼叫做細雨夢回雞塞遠，正式的回答是不言語。何以？細雨夢回雞塞遠就是細雨夢回雞塞遠。您看

是多說一句話不是？「小樓」句卻較易釋。徹字讀如元稹連昌宮詞「逡巡大徧涼州徹」之徹，猶言吹到尾聲也。玉笙寒之「寒」虛指可，亦可實說。宜從暖立言。庾信春賦「更炙笙簧」炙笙做甚？「夜深簧暖笙清」周美成回答得明白。（見清眞詞）笙可以暖，自然可以寒；暖了好聽，冷了呢，或者未必。斷續吹之，無聊之甚；吹之不已，而意固不在吹也。將此句合上句觀其姿態神思，則佳俠含章之美可見矣，惟確實指出既稍稍爲難，且亦不必也。

藝苑巵言，「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此亦說到詩詞素質的不同，可與篇一參看。大概詞偏于柔，曲偏于剛，詩則兼之。——自然也有例外。我近來頗覺前人以詞爲詩餘的不錯，特非本篇所宜論列耳。

「寄闌干」花庵詞選作倚，疑亦爲後人改筆。寄字老成，倚字穉弱，寄字與上啣接，倚字無根，固未可同日語也。呂本有注云，「花閒集作倚，」按花閒集不登二主之作，殆花庵之誤。浣溪沙本難在結句，此體因多了三字之轉折更不易塡。中主二詞，上片結句均極妙，

下片結句雖視前者略遜，亦俱穩當。但如依俗本作「倚闌干，」此便成蕪累矣。是以一字之微，足重全篇之價，使千古名什得全其美，舊刊斯可珍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南唐後主詞五首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解釋〕奇語劈空而下，以傳誦久，視若恆言矣。日日以淚洗面，遂不覺而厭春秋之長。歲歲花開，年年月滿，前視茫茫，能無回首，固人情耳。「小樓昨夜又東風」下一又字，與「何時了」密銜，而故國一句便是必然的轉折。就章法言之，三與一，四與二，隔句相承也；一二與三四，情境互發也。但一氣讀下，竟不見有章法。後主又烏知所謂章法哉，而自然有了章法，情生文也。

過片二句，示今昔之感，只是直說。其下二句，千古傳名，實亦羌無故實，劉繼增箋注所

引野客叢書以爲本於白居易劉禹錫，直夢囈耳。胡不曰本於論語「子在川上」一章，豈不更現成麼？此所謂「直抒胸臆非傍書史」者也。後人見一故實便以爲「囚在是矣，何其陋耶。

人閒詞話，「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又曰，「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今效其語而補之曰，「恰似一江春水流，後主語也，其詞品似之。」蓋詩詞之作，曲折似難而不難，唯直爲難。直者何？奔放之謂也。直不難，奔放亦不難，難在於無盡。「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無盡之奔放，可謂難矣。傾一杯水，杯傾水涸，有盡也。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無盡也。意竭於言則有盡，情深於詞則無盡。「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老是那麼「不足，」豈有盡歟，情深故也。人曰李後主是大天才；此無徵不信，似是而非之說也。情一往而深，其春愁秋怨如之，其詞筆復宛轉哀傷，隨其孤往，則謂爲千古之名句可，謂爲絕代之才人亦可。凡後主一切詞皆當作如是觀，不

但此闋也，特於此發其凡耳。

風迴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堂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前調）

〔解釋〕後主之作多不耐描寫外物，（見下）此卻以景爲主，寫景中情，故取說之。雖曰寫景，仍不肯多用氣力，其歸結終在於情懷。環誦數過殆可明瞭。

實寫景物全篇只首二句。李義山詩，「花鬚柳眼各無賴，」柳眼佳，春相續更佳，似春光在眼，無盡連綿。於是凭闌凝睇，惘惘低頭，片念俄生，即所謂「竹聲新月似當年」也。以下立即墮入憶想之中。玩「柳眼春相續」一語，似當前春景，豔濃濃矣，而憶念所及偏在春先，姿態從平凡自然之閒，逗露出狡獪變幻來，截搭卻令人不覺。其脈絡在「竹聲新月」上，蓋竹聲新月，固無閒於春光之淺深者也，拈出一不變之景輕輕搭過，有藕斷絲牽之妙。眼前春物昌昌，只風迴小院而已，青蕪綠柳而已，其他不得着片語，若當年，雖堅冰始

泮，春意未融，然而已尊罍也，笙歌也，香燭也，畫堂也，何其濃至耶。春淺如此，何待春深，春深其可憶耶。虛實之景眼下心前互相映照，情在其中矣。結句蕭颯憔悴之極，毫無姿態，如銀瓶落井，直下不回。古人塡詞結語每拙，況蕙風標舉「重拙大」三字，鄙意唯拙難耳。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

「解釋」落梅雪亂，殆玉蝶之類也，春分固猶有殘英。「砌下」二句，戲謂之攝影法。上下片均以折腰句結，「拂了一身還滿」二折也，「更行更遠還生」三折也。但如以逗號示之，（胡適詞選頁四七，四八）便索然無味，雖不是黑漆斷紋琴，亦就斷紋以小洋刀深鑿之耳。此二句善狀花前癡立，悵悵何之，低徊幾許之神，似畫而實畫不到，詩情而兼有畫意者。梅英如霰，不着一語惜之何？亦似不暇惜落花矣。譚獻以歐陽修采桑子擬之，（見譚評詞辨）夫彼語有做作氣，曰「與此同妙」似失。

「雁來」句輕輕地說，「路遙」句虛虛地說，似夢之不成，乃路遠爲之，何其微婉歟。

讀此覺趙德麟錦堂春「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便有傖夫氣息，彼語豈不工巧，然而後主遠矣。

於愁則喻春水，於恨則喻春草，頗似重複，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長句一氣直下，「更行更遠還生，」以短語一波三折，句法之變換，直與春水春草之姿態韻味融成一片，外體物情，內抒心象，豈獨妙肖，謂之入神可也。雖同一無盡，而千里長江，滔滔一往，緜緜芳草，寸接天涯，其所以無盡則不盡同也。詞情調情之吻合，詞之至者也。後主之詞，此二者每爲不可分之完整，其本原悉出於自然，不假勉强。夫勉强而求合，豈有所謂不可分之完整耶？是以知其必出於自然也。無以言之，乃析言之，非制作之本也。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

〔解釋〕調亦作烏夜啼，以後主詞中另有一「烏夜啼，」同名異實，故今題作相見歡。調凡五韻，上三下二，其轉折處同。此詞五段若一氣讀下，便如直頭布袋煑鶴焚琴矣。必

須每韻作一小頓挫，則調情得而詞情卽見。詞之致佳者，二者輒融會不分，此固余之前說也，得此而愈明。

此詞全用杜詩「林花著雨燕支濕，」卻分作兩片，可悟點化成句之法。上片只三韻耳，而一韻一折，猶書家所謂「無垂不縮，」特後主氣度雄肆，雖骨子裏筆筆在轉換，而行之以渾然元氣。譚獻曰「濡染大筆，」殆謂此也。首敍，次斷，三句溯其經過因由，花開花謝，朝朝暮暮，風風雨雨，片片絲絲，包孕甚廣，試以散文譯之，非恰好三小段而何？

下片三短句一氣讀。忽入人事，似與上片斷了脈絡。細按之，不然。蓋春紅二字已遠爲胭脂作根，而忽忽風雨，又處處關合淚字。春紅着雨，非胭脂淚歟，心理學者所謂聯想也。結句轉爲重大之筆，與「一江春水」意同，而此特沈著。後主之詞，兼有陽剛陰柔之美，說見下。

南唐二主詞補遺中此調更有一首，據黃昇花庵詞選補入。黃昇曰，「此詞最悽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玩其詞情，亦分五轉，上三下二。自來盛傳其「崩不斷，理還亂」以下四句，其實首句「無言獨上西樓」六字之中，已攝盡悽惋之神矣。茲不詳論。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

〔解釋〕詞中抒情，每以景寓之，獨後主每直抒心胸一空倚傍，當非有所謝短，亦非有所不屑，（抒情何必比寫景高）乃緣衷情切至，忍俊不禁耳。若此傳誦最廣之名作，其勝場何在，究亦難言。凡茲所說，亦不敢自是，管窺蠡測而已。試觀全章，有一句眞在寫景物乎？曰，無有也。勉强數之，只一首句說雨聲，未嘗言見也。況依文法言此只一讀，謂全章無一句寫景，非過言也。此等寫法，非情勝者不能。

上片係倒敍，由一餉貪歡而夢醒，由醒而覺得五更寒，由淒寒失寐，而聽雨聲。「夢裏」二句自然眞切到極處，此人所共知者也。明明白白的好言語何待人說？然亦竊有說焉。夫後主之情之深，生活變化之驟，與處境之非人所堪，凡此種種，或非我輩所能想像體會者也，故欲明此二句之實味事屬甚難，然不妨另設一相反之境而想像體會之。假如昨夜得

夢，夢客他鄉，窮極艱窘，幾瀕險難，暝暝啼叫中矍然而寤，居然衾枕溫馨，爐煙猶熱，拭眼凝眸，尚疑家居實境爲夢寐之甜甘，及展轉尋省，此果實而彼果虛也，乃遂破涕爲笑，悵惘之中雜有歡喜矣。此種境界，吾人恆見，作反面觀，則此二句之俄空滋味，遂隱約可會。古詩，「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與此正相若。西遊記曰，「以心會意，以意會心，」不當如是觀乎？若正面作說，事類蛇足，非特有所不欲，亦不能也。後主當日亦只說出這麼兩句，若可以多說，他何不竟說了，而待僕耶？煖一作耐，煖字曲，耐字自然。錦衾乍煖，溫言惹夢，羅衾不煖，好夢遂闌，飛卿後主，遙遙可對。

莫有去入二讀。胡適注云，「莫字有二解，一爲勿，一爲暮夜。我以爲此字作暮夜解稍勝。」但何以稍勝，其說未詳。日在芥中曰莫，卽暮之本字，作暮字讀可，但在此句應否讀若暮卻成爲問題。暮凭闌是實的，勿凭闌是虛的，竊謂以上下文合參，實斥殆不如虛擬。上文言五更擁被，而過片絕無轉捩，遽入昏暮，毋乃過於突兀，此以上文言，莫不宜讀爲暮也。下文言無限江山，夫江山雖實境，而無限江山則虛，是以下文言，莫不宜讀爲暮也。況暮雖俗

字，久已習用，後主不必定寫本字。再以他作參證之。其菩薩蠻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此非卽「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歟？其過片則曰，「高樓誰與上，」此非卽「獨自莫凭闌」歟？「誰與，」「獨自，」語氣正合符節，「高樓誰與上」既是虛，安得曰「獨自莫凭闌」爲實乎？此以他作比較，莫不宜讀爲暮也。若有人以作暮爲勝，願聞其說。

「別時容易見時難，」注解雖多，而苦無領會。劉箋及詞林紀事均引能改齋漫錄據顏氏家訓作說，殆全不相干；陸機詩「分索則易，攜手實難，」按之詞情亦殊遼遠。古詩中類似此者尙多，如魏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唐戴叔倫織女詩「纔得相逢容易別，」均與此詞差不了幾個字，而依曹句比較，何容之間只差得一字，會卽見也，日卽時也，而讀之便有古詩味道，其中區別微之甚矣。又李義山詩「來是空言去絕蹤，」亦相彷彿；若「相見時難別亦難，」則翻案而透進一層去說，視此有曲直深淺之別。凡此種種，後主此句所本乎？非也，中有一二句確是其本原乎？無有也。試想，「別時容易見時難，」此人人心中口中物耳，而必多引故籍，求其淵源，毋乃迂遠之甚歟？作者當時，取徑直達，故在今

日正不必繞彎兒去看他。夫上述各例非不甚類似也，而「別時容易見時難」獨膾炙兒女之口，似僥倖而實非。何耶？曰，自然而已矣。唯義山「相見時難」句工力堪敵。彼何嘗不深美，而視此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者，似深美反略遜其淺近，又似乎俯拾即是，大可不必如彼之深美，信乎情深才大，無施不可也。

「流水落花」句極不晦澀，而頗迷離，或曰當以不解解之，話亦有理，但似非本篇體例所宜，爰不避强作解人之笑，明白釋之。譬如翻作白話，「春去了！天上？人間？那裏去了？」這似乎不好。又如「春歸了！天上啊！人間呀！」如何？——不妙。又如「春歸去也。昔日天上，而今人間矣！」近之而未是也。蓋此句本天人並列，不作抑揚，非如白話所謂「天差地遠，」或文言所謂「天淵之隔」也。竊謂此句當從兩面看去，其一從本句字義上，其一從上文。

一、牠沒有下文，）箋注草堂詩餘引長恨歌，「天上人間會相見，」便是。天上人間，即「人天之隔，」並無其他命意。以上文連讀，更坐實此解。此近承「別時容易見時難」而來，遠結全章之旨。「流水落花春去也，」離別之容易如此，「天上人間，」相見之難如彼。「夢

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言其似近而忽遠也；「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言其一遠而竟不復近也；總而言之，則謂之「流水落花天上人閒」也。詞意分明，惟一口氣囫圇地讀下便覺含渾，此含渾之咎固不盡在作者也。

若泛論通篇，則譚仲修之言最善，其評曰，「雄奇幽怨乃兼二難，後起稼軒稍傖父矣。」雄奇不難，幽怨亦不難，兼之難矣。凡此所錄，如虞美人第一，相見歡，及本闋，皆可謂美盡剛柔者矣。陽剛陰柔之論，雖恍惚難徵，而假以形況，何必非佳。夫雄奇，美之毗於陽剛者，幽怨，美之偏於陰柔者，歷觀唐宋詞家第一流，雖各致其美，猶不免有所偏勝。（仲修以稼軒近傖，可謂知言，非貶稼軒也，直欲擁後主至峯極耳。）後主能兼之何耶？夫亦情深一往使之然，惟其深而不拔，乃鬱爲幽怨；惟其往而不返也，又突發爲雄奇。王靜安曰，「『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閒，』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又曰「李重光之詞神秀也。」固知古今雖遠，賞契非遙，文章天下之公，豈不然歟。靜安極崇後主，有極精至語，以通論全體，故茲不備列。

史邦卿詞四首（梅溪詞）

南宋諸家多沾溉清眞之膏馥，史生獨神似，幾具體而微，厚若稍減，清或過之。「織綃泉底，去塵眼中，」張功甫可謂善喻：「情景一家，句意兩得，」姜堯章大是知音；固知並世詞宗定論久矣，而後之評家不免懵介成敗，掎摭其行事刻而論之，甚無謂也。其姚冶秀逸余心儀勿諼，選說四首，豈敢別裁進退，聊供他日之吟諷已耳。丙戌穀雨節後猶寒識於北平寓中。

柳枝愁，桃葉恨，前事怕重記。紅藥開時，新夢又溱洧。（借葩經點染春情，風光細膩。）此情老去須休，春風多事，便老去越難回避。阻幽會。應念偸剪酴醾，柔條暗縈繫。（荼蘼芍藥均婪尾春痕，而新歡與故愛不同，其呼應妙在有意無意間耳。）節物移人，春暮更憔悴。（上乃回憶瑣碎之筆，此敍近況又用

淡淡筆，皆爲後文蓄勢，筋絡搖動全似清眞。）可堪竹院題詩，蘚階聽雨，寸心外安愁無地。（竹院苔階無非形跡，悲歡一心自領而已。）（祝英臺近）

（評）此詞幽豔，語澹而悲，意微而婉，上片見氣韻，下片見章法，結句杳然。

綰流蘇，垂錦綬，烟外紅塵逗。莫倚薔牆，花氣釅如酒。便愁醺醉青虬，蜿蜒無力，戲穿碎一屏新繡。（此正咏花。）漫懷舊，如今姚魏俱無，風標較消瘦。（過片換意復宕開，殊有遠神，淡語含蓄。）露點搖香，（句法凝鍊。）前度翦花手。（片言居要，始出本意，而只如呼應上文，巧密無痕。）見郎和笑拖裙，匆匆欲去，驀忽地胥留芳袖。（方以名花名姝合寫，猶清眞六醜之牽衣待話也。）（前調詠薔薇）

（評）先直後曲與前篇略同。題爲咏物只鋪敍芳菲豔冶，悲感寄在言外，妙有含蓄。

宋賢詩餘多虛實互用，故尺幅有千里之勢，而拗折中別饒和婉。後人每趁筆寫去，如實敍來，卽清詞駱驛，麗藻連翩，韻味終似不及此古今詞筆之大較也。

令慢作法夙有定論。令曲雅尙比興，慢詞三義錯綜，變格彌繁，大要如斯，而五代兩宋短章若有微異，如花閒高處純用比興，晚宋名家若東山淸眞兼以寫實擅場，故色澤較淡意態卻濃也。

引近俗稱中調，介令慢之間，其作法論者較少，祇憑感興，率爾吟哦，亦恐難合拍。如斯二篇，以長歌之緐密，挹短咏之芳華，可爲隅反之一助乎。

晚雨未摧宮樹，可憐閒葉，猶抱涼蟬。短景歸秋，（歸字鍾鍊。）吟思又接愁邊。漏初長夢魂難禁，人漸老風月俱寒，（名雋之句，惜對耦稍嬾耳。）想幽歡，土花庭甃，蟲網闌干。（荒涼悽豔，情中帶景，想幽歡爲下伏脈。）無端啼蛄攪夜，恨隨團扇，苦近秋蓮。（寓以漢晉風詩，吐屬雅秀，用筆亦在虛實之間，全爲下文謝娘烘染，別有神味難以言傳。換頭「無端」二字，空際蟠旋，不黏不脫，眞詞筆也。）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昔唐趙嘏以「長笛一聲人倚樓」句得名，此則靑勝於藍矣。懸淚語妙，當字立字並妙，俱詳下。）故園晚强留詩酒，新雁遠不致

寒暄。（至此方用實筆說自己近懷，只以蘊藉出之。）隔蒼烟，楚香羅袖，誰伴嬋娟。（眞說伊人亦只用淡描，牽蘿倚竹岑寂之境，想像見之矣。）（玉胡蝶）

（評）法密多姿，全祖清眞，而境界別開。其幽蒨蒼涼纏綿掩抑，入微細三昧，每洛誦斯篇，覺艱於言說也。「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最爲名句。白雨齋詞話云，「幽怨似少遊，清切似美成，合而化矣，」賞鑒自屬不虛，惟曰兼淮海清眞之長，讀者或仍苦難把握耳。

竊謂「懸淚」懸字之妙不待言矣。當風出宋玉賦，獨立飛樓出杜詩，今曰「當樓，」又曰「立風前，」殆互見也。妙在着一「當」字一「立」字，絕豔風流，孤懷跌宕，卽呼之欲出矣，詩所謂「哀窈窕」者殆近之歟。視「小樓吹徹玉笙寒，」蘊藉微減而超脫過之。

以全篇言，妙在虛實互用，大都空裏傳神，故落到本題，並無須重筆而意已無不達。平起似稍弱，用杜詩「抱葉寒蟬靜，」意在比興。「短景」二句鍊成最輕之筆，不着邊際，以下寫盡年時感慨。過片用「無端」二字逗入對方，三用樂府典故全是虛的。謝娘云云，明

盡極矣，亦只是虛，所謂虛者實之也。此後始明本意，又妙在實者能虛。述說自己只是「強留詩酒」而已，想像伊人只是「誰伴嬋娟」而已，若夫「新雁不致寒暄，」又何其極淡而極泛泛耶。無限悲感出之含蓄，寄在沈吟，異世賞音固當得諸弦外。謝娘懸淚雖爲警策，設不通會全篇，摘句求之亦終無是處，蓋如此卽不得其神思夐絕之所以然也。

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沈陰未雨。）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乍雨。許昂霄詞綜偶評曰，「摹寫入神。」）驚粉重蜨宿西園，（鄭谷蝶詩，「微雨宿花房。」）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

沈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韋應物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雨甚。）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雨後。張玉田詞源以爲平易中有句法。）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許評，「如此運用，實處皆虛。」秦少游詞，「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唐戴叔倫詩，「梨花春雨掩重門。」）（綺羅香春雨）

（評）此篇與雙雙燕同爲梅溪名作，選本多有之，幾成定論矣。雙燕離合盡致，聲家咏物之最，而此神韻尤超，處處情景交融，咏物似又不足以盡之。蓋以我觀物，物俱有情，既愉戚之不同，復歡愁其誰喻，故花欹柳顰，蜨殢燕翦也。惟雨洗風梳，未免妨他佳約耳。此數語丰神諧婉，余最愛誦之，如見樓臺畫迷離煙水時也。

沈沈江上，拓爲遠景。野渡無人，遙峯隱約，是雨深時也。「臨斷岸」兩句寫嫩雨如酥，漸覺綠肥紅瘦矣，妙在一開一合，故前賢賞其句法。全篇迤邐寫來，至此爲一大段。結末自敍洄溯，惟此處落實則他處自虛，前引許評是也。但以本句言，西窗剪炬，門掩梨雲，覺陳言之不盡，或形跡猶未超，然不如此說亦頗難煞住，非於前修敢有微詞，甚矣結句之難也。

附詞選

凡例

選詞代有名家，大都標舉宗風，扶輪大雅。夫效善鄰之瞻者，覺啼笑之皆非也。茲編之輯，以病「偶得」之過弇，遂略擴之，其可佐二三子之呫嗶與夫素心人暇日之披尋乎。若曰繼武前修，覺前修之甚遠；以期來者，歎來者之難期，謹謝不敏，發六凡以告讀者。

（一）已錄入「偶得」之正文及「解釋」中者，概不複出。

（二）不求備。久嫌屋小，推出一二閒，便覺琴書寬闊矣，何必把空地都占了。

（三）無標準。標準，本無之物也。「偶得，」無標準者也。其推廣如之。

（四）遺珠失玉。此承上而來，入網者自難粒粒精圓。精矣，圓矣，粒粒矣，而遇海上生明月，輒有望洋之歎也。

（五）不加評語。不是別的，花拳好打，棒喝難爲。

（六）迄于清眞。非主北宋也，清眞雖佳，寧觀止耶！偶然而已。

溫飛卿六首（花閒集）

菩薩蠻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憀獨倚門。

又

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煤長。臥時留薄妝。　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落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又

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嗚咽。堤柳動。島煙昏。兩行征雁分。西陵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雞。

河瀆神

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棹空傷別離。何處杜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蟬鬢美人愁絕。百花芳草佳節。

河傳

湖上。閒望。雨蕭蕭。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銷。終朝。夢魂迷晚潮。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皇甫子奇二首（同上）

夢江南

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蕭蕭。人語驛邊橋。

又

樓上寢。殘月下簾旌。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

韓致堯一首（全唐詩）

生查子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　嬾卸鳳皇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韋端己三首（花閒集下同）

浣溪沙

惆悵夢餘三月斜。孤燈照碧背窗紗。小樓高閣謝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凍梅花。滿身香霧簇朝霞。

又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　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唯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

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薛昭蘊四首

浣溪沙

紅蓼渡頭秋正雨。印沙鷗跡自成行。整鬟飄袖野風香。　不語含嚬深浦裏。幾迴愁煞棹船郎。燕歸帆盡水茫茫。

又

簾下三閒出寺牆。滿街垂柳綠陰長。嫩紅輕翠鬧濃妝。　瞥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閒處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

又

江館清秋纜客船。故人相送夜開筵。麝烟蘭燄簇花鈿。　正是斷魂迷楚雨。不堪離恨咽湘

絃。月高霜白水連天。

又

傾國傾城恨有餘。幾多紅淚泣姑蘇。倚風凝睇雪肌膚。吳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宮殿半平蕪。藕花菱蔓滿重湖。

張泌二首

浣溪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衆中依約見神仙。蘂黃香畫貼金蟬。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烘一街煙。

江城子

碧欄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

歐陽烱二首

浣溪沙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敍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　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

南鄉子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孫孟文一首

浣溪沙

半踏長裾宛約行。晚簾疎處見分明。此時堪恨昧平生。　早是魂銷殘燭影。更愁聞著品絃聲。杳無消息若爲情。

鹿虔扆一首

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　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尹鶚一首

菩薩蠻

隴雲暗合秋天白。俯窗獨坐窺烟陌。樓際角重吹。黃昏方醉歸。　荒唐難共語。明日還應去。上馬出門時。金鞭莫與伊。

李德潤一首

菩薩蠻

迴塘風起波紋細。刺桐花裏門斜閉。殘日照平蕪。雙雙飛鷓鴣。　征帆何處客。相見還相隔。不語欲魂銷。望中烟水遙。

馮正中十六首（陽春集）

鵲踏枝（別作歐陽脩）

莫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又

窗外寒雞天欲曙。香印成灰。起坐渾無緒。欄際高桐凝宿霧。捲簾雙鵲驚飛去。

閒繡縷。一晌關情。憶遍江南路。夜夜夢魂休謾語。已知前事無尋處。

又

屏上羅衣蕭索清秋珠淚墜。枕簟微涼。展轉渾無寐。殘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練天如水。

嚦絡緯。庭樹金風。悄悄重門閉。可惜舊歡攜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階下寒聲

又（別作歐陽脩）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卻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又（別作歐陽脩）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又（別作歐陽脩又作晏殊）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　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采桑子

酒闌睡覺天香煖。繡戶慵開。香印成灰。獨背寒屏理舊眉。　朦朧卻向燈前臥。窗月徘徊。曉夢初回。一夜東風綻早梅。

又

小堂深靜無人到。滿院春風。惆悵牆東。一樹櫻桃帶雨紅。　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語還慵。日暮疏鐘。雙燕歸來畫閣中。

又

花前失卻遊春侶。極目尋芳。滿眼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　林閒戲蝶簾閒燕。各自雙雙。忍更思量。綠樹青苔半夕陽。

拋毬樂

梅落新春入後庭。眼前風物可無情。曲池波晚冰還合。芳草迎船綠未成。且上高樓望。相共凭闌看月生。

又

霜積秋山萬樹紅。倚簾樓上挂朱櫳。白雲天遠重重恨。黃草烟深淅淅風。髣髴梁州曲。吹在誰家玉笛中。

菩薩蠻

金波遠逐行雲去。疏星時作銀河渡。花影臥秋千。更長人不眠。

憶夢翠蛾低。微風涼繡衣。玉箏彈未徹。鳳髻鸞釵脫。

又

回廊遠砌生秋草。夢魂千里青門道。嬰武怨長更。碧籠金鎖橫。

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弦。羅幃中夜起。霜月清如水。

又

嬌鬟堆枕釵橫鳳。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錦壺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曉霜。

又

西風嫋嫋凌歌扇。秋期正與行雲遠。花葉奪霜紅。流螢殘月中。蘭閨人在否。千里重樓暮。翠被已消香。夢隨寒漏長。

又

欹鬟墮髻搖雙槳。采蓮晚出清江上。顧影約流萍。楚歌嬌未成。相逢顰翠黛。笑把珠璫解。家住柳陰中。畫橋東復東。

李後主一首（二主詞）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

心頭。

晏同叔五首（珠玉詞）

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又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清平樂

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

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

玉樓春（別作歐陽脩）

池塘水綠風微暖。記得玉眞初見面。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　玉鉤闌下香階畔。醉後不知斜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踏莎行

小徑紅稀。芳郊綠徧。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珠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歐陽永叔七首（六一詞）

采桑子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　笙歌散盡游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踏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熏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蝶戀花（別作柳永）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凭闌意。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强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玉樓春（別作馮延己見陽春集補遺）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蘂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促。

又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闌干倚遍重來凭。淚粉偷將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年攜手處。游徧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晏叔原七首（小山詞）

臨江仙

身外閒愁空滿。眼中歡事常稀。明年應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酒欲邀誰勸。深情惟有君知。東溪春近好同歸。柳垂江上影。梅謝雪中枝。

又

淡水三年歡意。危絃幾夜離情。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淚陽關疊裏離聲。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煙霧九重城。

又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

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蝶戀花

碧草池塘春又晚。小葉風嬌。尚學娥妝淺。雙燕來時還念遠。珠簾繡戶楊花滿。　綠柱頻移絃易斷。細看秦箏。正似人情短。一曲啼烏心緒亂。紅顏暗與流年換。

鷓鴣天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阮郎歸

粉痕閒印玉尖纖。啼紅傍晚匳。舊寒新暖尚相兼。梅疏待雪添。　春冉冉。恨懨懨。章臺對卷簾。箇人鞭影弄涼蟾。樓前側帽檐。

浣溪沙

團扇初隨碧簟收。畫檐歸燕尚遲留。鬟朱眉翠喜清秋。　風意未應迷狹路。燈痕猶自記高

樓。露花烟葉與人愁。

蘇子瞻六首（東坡樂府）

一叢花

今年春淺臘侵年。冰雪破春妍。東風有信無人見。露微意柳際花邊。寒夜縱長。孤衾易暖。鍾鼓漸清圓。　朝來初日半銜山。樓閣淡疏烟。遊人便作尋芳計。小桃杏應已爭先。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愛日高眠。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浣溪沙

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蕎羅裙。　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

村。道逢醉叟臥黃昏。

又

麻葉層層綠葉光。誰家煑蠶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垂白杖藜擡醉眼。捋青搗麨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

又

歛歛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繰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又

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秦少游十三首（淮海居士長短句）

菩薩蠻

蟲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翻翠幔。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閒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烟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鉤。

又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恨懶歸來。

又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爇是龍涎。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腳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麽。

又

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鬬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如夢令

遙夜沈沈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虞美人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何妨。祇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南歌子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脣。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心忪。斷腸攜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殘紅猶

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遙憐南埭上孤蓬。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賀方回十五首（東山詞）

思越人

重過閶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失伴飛。

舊棲新壠兩依依。空牀臥聽南窗雨。誰復挑燈夜補衣。

原上草。露初晞。

又

聞你儂嗟我更嗟。春霜一夜掃穠華。永無清囀欺頭管。賴有濃香著臂紗。

行雲誰爲不知家。秋風想見西湖上。化出白蓮千葉花。

侵海角。抵天涯。

一落索

初見碧紗窗下繡。寸波頻溜。錯將黃暈壓檀花。翠袖掩。纖纖手。

金縷一雙紅豆。情通色授。

不應學舞愛垂楊。甚長爲。春風瘦。

木蘭花

秦絲絡絡呈纖手。寶雁斜飛三十九。徵韶新譜日邊來。傾耳吳娃驚未有。酒蜜炬垂花知夜久。更須嫵媚做腰肢。細學永豐坊畔柳。

又

佩環聲認腰肢軟。風裏麝熏知近遠。此生常羨玉妝臺。得見曉來梳畫面。院一桁繡衣簾不捲。酒闌歌罷欲黃昏。腸斷歸巢雙燕燕。

踏莎行

楊柳回塘。鴛鴦別浦。綠萍漲斷蓮舟路。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心苦。雲帶雨。依依似與騷人語。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

又

涼葉辭風。流雲捲雨。寥寥夜色沈鐘鼓。誰調清管度新聲。有人高臥平陽塢。平別浦。雙鳧乘雁方容與。深藏華屋鎖雕籠。此生乍可輸鸚鵡。

醜奴兒

文園老大難堪回廊幾步通深返照迎潮。行草煖滄洲。潮

深坊別院蘭閨小。障掩金泥。燈映玻璃。一枕濃香醉夢迷。　醒來擬作清晨散。草草分攜。柳巷鴉啼。又是明朝日向西。

減字浣溪沙

樓角紅銷一縷霞。澹黃楊柳帶栖鴉。玉人和月折梅花。　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障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

又

閒把琵琶舊譜尋。四弦聲怨卻沈吟。燕飛人靜晝堂陰。　欹枕有時成雨夢。隔簾無處說春心。一從燈夜到如今。

又

秋水斜陽遠漾金。平山隱隱隔橫林。幾家村落幾聲碪。　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臨。

又

雲母窗前歇繡鍼。低鬟凝思坐調琴。玉纖纖按十三金。歸臥文園猶帶酒。柳花飛度畫堂陰。只憑雙燕話春心。

又

翠鬟參差拂水風。煖雲如絮撲低空。麗人波臉覺春融。纓挂寶釵初促席。檀膏微注玉杯紅。芳醪何似此情濃。

又

青翰舟中祓禊筵。粉蛾窺鏡兩神仙。酒闌飛去作飛烟。重話舊遊人不見。雨荷風蓼夕陽天。折花臨水思茫然。

又

清淺陂塘藕葉乾。細風疏雨鷺鷥寒。半垂簾幕倚闌干。惆悵采香人不見。幾回顚顇後庭蘭。行雲可是渡江難。

周美成十三首（清眞詞）

漁家傲

灰暖香融銷永晝。蒲萄上架春藤秀。曲角欄干羣雀鬬。清明後。風梳萬縷亭前柳。　日照釵梁光欲溜。循階竹粉霑衣袖。拂拂面紅如著酒。沈吟久。昨宵正是來時候。

浣溪沙

寶扇輕圓淺畫繒。象牀平穩細穿籐。飛蠅不到避壺冰。　翠枕面涼頻憶睡。玉簫手汗錯成聲。日長無力要人凭。

夜遊宮

葉下斜陽照水。捲輕浪沈沈千里。橋上酸風射眸子。立多時。看黃昏。燈火市。　古屋寒窗底。聽幾片井桐飛墜。不戀單衾再三起。有誰知。爲蕭娘。書一紙。

虞美人

廉纖小雨池塘遍。細點看萍面。一雙燕子守朱門。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　宜城酒泛浮香絮。細作更闌語。相將鸚思亂如雲。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

玉樓春

玉琴虛下傷心淚。只有文君知曲意。簾烘樓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　萋萋芳草迷千里。惆悵王孫行未已。天涯回首一消魂。二十四橋歌舞地。

浣溪沙

日薄塵飛官路平。眼明喜見汴河傾。地遙人倦莫兼程。　下馬先尋題壁字。出門閒記牓村名。早收燈火夢傾城。

又

貪向津亭擁去車。不辭泥雨濺羅襦。淚多脂粉了無餘。　酒釅未須令客醉。路長終是少人扶。早教幽夢到華胥。

又

不爲蕭娘舊約寒。何因容易別長安。預愁衣上粉痕乾。　幽閣深沈燈焰喜。小壚鄰近酒杯寬。爲君門外脫歸鞍。

望江南

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欹玉燕。繡巾柔膩染香羅。人好自宜多。無箇事。因甚斂雙蛾。淺淡梳妝疑見畫。惺忪言語勝聞歌。何況會婆娑。

玉樓春

大堤花豔驚郎目。秀色穠華看不足。休將寶瑟寫幽懷。坐上有人能顧曲。平波落照含頹玉。畫舸亭亭浮澹淥。臨分何以祝深情。只有別愁三萬斛。

虞美人

玉觴纔掩朱絃悄。彈指壺天曉。回頭猶認倚牆花。只向小橋南畔便天涯。銀蟾依舊當窗滿。顧影魂先斷。淒風猶颭半殘燈。擬倩今宵歸夢到雲屏。

南柯子（詠梳兒）

桂魄分餘暈。檀槽破紫心。曉妝初試鬢雲侵。每被蘭膏香染。色深沈。指印纖纖粉。釵橫隱隱金。有時雲雨鳳幃深。長是枕上不見殢人尋。

關河令

秋陰時晴漸向暝。變一庭淒冷。佇聽寒聲。雲深無雁影。

更深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三十六年新版跋語

雖是勉强寫成的一本書，但它的運氣不算壞，廿三年初版，經過這麽長的時間，這麽多的人事變遷，聽說書店方面連紙版都沒了，臨時在冷攤上現找一本來再版，豈非僥倖乎。因既無紙版，自須完全重排，他們就給我來信，說可以删改，最宜增補，你這十年來所寫說詞的稿總有不少了罷？他們原該這樣想着的。在我呢，卻另有一點情形爲海上的老友們所不知的，這十餘年光景催人，到底做了些啥事，連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說，是忽如一夢罷——也不，只迷胡了一忽而已。

他們想不到我的回答是删，要删到一半以上！這當然使書店同人喫一驚，也是對不起讀者們的事。有什麽違礙？我發了神經嗎？都不是。您聽我說。論詞的篇章這幾年來也寫出一些來，論理大可以之塞責充數，勉酬雅意了，然而不然，它們都是說清眞詞的。說清眞詞又何礙？您且聽我說。

遠在二十多年前，尚未有讀詞偶得，我就想寫一本論清眞詞的專書。荏苒遷延，迄無成就，所寫出的一小部分如上所云，依性質說應該單行的。它們既不肯加入，反而把它們的同伴給拉了出來，就是把偶得裏說清眞詞的刪卻。原來這一部分占了四十頁還多，在舊版本書已爲尾大之局，良非編制之體也。這麼一刪不打緊，這原本烏合的局面更加落花流水了。

自不得轉而議增。不增，出版方面肯答應我嗎？書也會薄得可憐，不像樣的。增什麼呢？爲難。不許說清眞，要講些別的，這可太少了，急變也變不出來，變出來的也不是頑意兒。於無可如何中悉索敝篋，把去年一篇在天津的講演稿，名曰「詩餘閒評」的放在卷首，以充導論；還有些說史邦卿梅溪詞的稿放在李後主之後以代清眞。梅溪南宋人，從南唐直跳到他，好像北宋無詞，眞怪！附錄詞選未動，又刪了一首周詞，這也預備收入說清眞詞的專書的，官話所謂「另有任用」是也。

本書改版實情如斯，大致看來對於讀者們不算太便宜，我的一丁點兒的找補已轉

入另外的一本帳上去了。但書店方面總想我幫他們說些好話，同時也爲着我的版稅像樣，這好像徐志摩說過的。

怎麼說呢？爲難。戲臺裏喝采也不怎麼好頑。詩餘閒評，好處沒有，只是一味淺。與詞本沒交關的人或者倒不妨看看，大雅君子竟翻過勿視可也。說梅溪詞去年之作，有兩篇還是最近做的，原名梅溪詞易讀，自己寫着頑的，本不想公開，因事出無奈，只好拿它來擋陣，所以體例作風與前作不相似，四首之中令慢各半，亦顯違本書專說小令之舊例也。總之顧不得。但我對它們卻有一點偏愛，希望讀者們不要笑我不明，至少梅溪這幾首詞的確不壞哩。若不能「愛屋及烏」又何妨「不看僧面看佛面」呢。與舊版偶得，或與他日出版的說清眞詞幷讀，則唐五代北宋南宋詞之所以爲同異，卽自然顯露，特別容易看得出來；又舊本略有誤說，今已改正。這且都作爲一種廣告的言詞看罷。

與聖陶兄久不相見，他始終勉勵我，離羣天末之思固不可託諸鱗鴻豪素耳。

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識於北平。

唐宋名家詞選

唐宋詞選本，無慮數十百家之多，而能抉擇精英，不涉偏見者，亦殊罕覯。本書編者多見近代詞學大師朱(孝臧)鄭(文煇)二氏手評名家詞集，參以本人心得，斟酌去取，彙成本編。計自溫庭筠以迄元好問，凡四十二家，得詞四百八十九首。對於花間諸賢及豪放婉約二派，無不精選并包，一一顯示作者之全部精神，而無絲毫門戶偏私之見。又附作者小傳及諸家評語，足以窺知作家之身世與其詞學淵源，乃至章法結構。凡可與本詞相發明者，並取爲參證之資。別創標點，以明句讀韻叶，可省檢閱詞譜之煩。學者手此一編，精心揣摹，無論對於詞之欣賞與創作，當有事半功倍之效，又不僅能見先賢之矩矱，苟爲誦習之資而已。

讀詞偶得

俞平伯著

俞先生邃於詞，興利倚聲，都成佳什。此書取古名家詞而解釋之，凡溫飛卿、韋端已、南唐中主、南唐後主、史邦卿五家。不依傍成說，亦不措意於語原典故之末，惟體味作者當時性情境界，說明其如是抒寫之所以，與所謂「詮釋」之作全異其趣。其說由淺而深，初學者循序展翫，不特悟詞爲何物，抑且懷詞人之心矣。並附俞先生「詩餘閒評」及古人詞百餘首。

人間詞話

王國維著
徐調孚校注

「人間詞話」爲近代文學批評之名著，所論持平入妙，銖兩悉稱，全是深辨甘苦，愜心貴當之言。通行本只一卷，蓋錄自國粹學報者。此本分爲三卷，將舊本作爲卷上，趙萬里先生所輯者爲卷下，校注者又增輯一卷，作爲補遺，附於最後。原書頗多誤字，特精爲校勘。所及諸詞，復就善本徵引，錄爲注釋，印入文中，使讀者省翻檢之煩，極爲便利。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詩境淺說

俞陛雲著

俞曲園先生曰：「學古人詩，宜求其意義，勿獵其浮詞，而徒作門面語。」惟唐詩向少詮解善本，讀者第知循文諷誦，而不易得其指歸。俞階青先生乃文苑耆宿，曲園之文孫，爰擇取唐人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就其格調意義及句法等，安章琢句，剖析講解，娓娓言之，有深入淺出之妙，爲初學詩者之捷徑。

清眞詞釋

俞平伯著

周美成詞，素以音律著稱，琢句精工，情旨敦厚，格調渾成，尤具風趣，爲北宋一大家。俞平伯先生對詞學有深切的研究，而於周詞尤有獨到之見。乃繼「讀詞偶得」後，再鼓餘勇，作「清眞詞釋」。剝蕉抽繭，獨具匠心，解釋詳明，不蔓不支。凡分三卷，共二十七首，上卷係舊作，中卷爲近作，下卷則最近之作也。雖非通釋全詞，僅屬嘗鼎一臠，但已足概全味矣。

白雨齋詞話

清陳廷焯著

宋詞通論〔開明文史叢刊之一〕

薛礪若著

開明書店印行

售發數倍定規業同照均價定書各上以

開明文史叢刊

詩詞散論

繆鉞著

作者對於詩詞素有研究，本書爲其任職浙江大學時所作的批評論文十篇：（一）論詞；（二）論宋詞；（三）論李易安詞；（四）六朝五言詩之流變；（五）文選與玉台新詠；（六）論辛稼軒詞；（七）論李義山詩；（八）王靜安與叔本華；（九）汪容甫誕生二百年紀念；（十）姜白石之文學批評及其作品。每篇均有其獨特的見解，不同凡俗。而架人處出，它是非一般的讀者，都應當取爲參攷。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文史叢刊

中國古代社會新研

李玄伯著　定價一·一〇

本書包含極有分量的中國史學研究論文三篇。近來的中國新史學，雖然觀點和成績不盡相同，但利用「比較研究方法」卻是一脈相通。本書更擴大比較研究方法的範圍，採用「比較古史學」和「社會學」的方法，不僅對於中國古代眞相給了新的解釋，而且對於古史研究方法，也給了新的啓示。這是一部關於中國古代的成立和發展的人所不能不讀的書。

開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玖拾柒年陸月拾陸日贈送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華國書店經售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

國家圖書館
00371616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籍